

首獎

擇木

林念慈

租房子並不容易，每幢房屋都是前任房客的肉身，任憑歷史大片大片地剝落，待人粉刷，重新還魂。我的房東每每提及前人，就說：「她是個漂亮的牙醫，來我這裡沒多久就買房、結婚。」隱約地暗示些什麼；而今天我就要遷離，既沒變美還有口爛牙，亦未收到月老的通知書，猜想以後她會怎麼介紹我。

也許是：「她是個氣質高雅的文字編輯，後來，變成一位偉大的作家了。」

願承吉言。

但屋裡的白額高腳蛛會不會洩漏我的真實身分？一個花開荼靡的女人，日日衣衫不整地跟 YouTube 滾床單，蔡阿嘎、黃大謙、阿滴、滴妹、白癡公主、HOWHOW……片子短小但日子冗長，伴隨冷冷的笑；手滑結清網路購物車，一邊在臉書上分享插花心情，兩種「花藝」齊頭並進，生命均衡成長；而冰箱裡典藏著各類慢性毒藥：洋芋片、巧克力、蛋糕、伯爵奶茶、隔夜紅茶……同樣高糖高熱量，為宿主增生厚重的反式脂肪，可抵禦人間冷暖，也減少無謂的買衣衝動。

當鄰居偶來敲門時，我會胡亂抓件外衣，以聶小倩披嫁衣之姿款款應門，並故作自然地伸手，擋住大半門框，企圖掩蓋這屋裡的天大秘密。

如果孤獨也算是祕密的話。

也許不是真正的孤獨，我屋裡那位不速之客，外號「兇狒」，帶毛，大如掌心，偶爾會以電影《大法師》的方式爬行登場，如果不做點心理建設，的確難以消受。然而除了長相隨興以外，倒也沒有那麼討厭，六、七坪的空間，只借用一個小角落，從無踰矩；當我開門，牠便眉眼低垂，悄悄地退到暗處，一副「還政於君」的謙和姿態。在這世道，能不打擾已是風度，這分妥貼令人感動，我遂協議相安。

前陣子，老友先是當眾把我批判得一無是處後，再拿了本心靈開發的書，要我好好研讀，待下次見面來討論；然而我並無慧根，不懂得如何向宇宙下訂單，更不期待下回開示。想想她會如何開頭呢？大概是：「我會說出這麼殘忍的話，全是因為我愛妳。」

跟這些比起來，我覺得兇狒很是溫柔。

儘管室友的相貌抱歉，但真讓人待不下去的，是那扇徒有其形的對外窗。窗口緊貼著鐵工廠的水泥牆，暗無天日，不時傳來尖銳的切割鐵器聲，以及〈愛拚才會贏〉的歌聲；而窗下竄著陳年老溝的陰鬱氣息，兩隻浪貓總約在溝渠上跳曼波，今天談情、明日廝殺，乒乒乓乓地，差一點特效就是好萊塢大片。也因為缺乏敞亮的曬衣空間，我只好把衣服披掛在室內，屋裡永遠溼濕，瀰漫著濃濃的憂鬱，以致每件衣裳都垂頭喪氣；即使沒日沒夜地開著空氣清淨機、除濕機、冷氣機，三機通力運輸真氣，還是令人感到無比窒息。

最不可原諒的是，這扇窗還開在財位上，害我財位見空，錢如水流，全都流到鐵工廠去了，他在隔壁大發利市，我卻在此膜拜月光；別笑話我封建迷信，一個人要是經歷過大風大浪，自然寧可信其有，即便不求殺敵，防身也好。

過去我一直睡在老家的佛堂牆後，據說青年男女情根未除，身分不夠貴重，最好遠離這神聖重地，否則會

斬桃花、斷情緣；經親身驗證，我萬年單身，桃花的確已剩枯枝，也不知何日才會開朵花。再者，牆外香煙裊繞，而牆裡是我，形成「被膜拜」的詭異氛圍，母親因而不敢燒香，要是耽誤了咱家的香火可怎麼好？所以一到外地工作，我就下定決心，非得找個平安的居處不可。

為此，我曾推掉了一間「夢中的房屋」（原來我曾有過夢想的）：寬敞陽臺正對一排臺灣欒樹，清風徐徐，吹拂鎔金歲月；再搭配復古的老花磚，以及屋主溫馨的畫作，我幾乎可以描繪出在此品茗尋幽的畫面，相信這世上再沒有更好的住處……但一根巨大的穿心梁貫穿大門，叫人胸口作痛，加上背靠房東的祠堂與家神，想我花樣年華，卻得再度四仰八叉地睡在堂後，如同鎮守的廟公，那畫面太美，只能忍痛作罷。

風水是條不歸路，一旦啟程，就沒完沒了。比如門壓梁壓力大、門對門口舌是非多、開門不可見灶、灶不可包廁、廁不可沖床、床尾不可向著西方……命運裡的窮山惡水太多，實在很難一一避開。後來我發現不可能有滿分的屋子，再這樣挑剔下去，可能要露宿街頭，跪求路人賜我罐罐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想點除煞之法；例如「頂天佛」可扛梁柱，「移山倒海圖」能避開外煞，再不然，到廟裡搏杯也好，就交給 恩主公吧，我的人生。住這間會快樂嗎？笑杯。

我拾起朝天的筊杯，有四顧茫茫之感。那年研究所剛畢業，我也是這樣周遊列國，欲尋良木來棲身，在某家出版社面試時，面試官用流水的方式翻閱履歷，嘩啦啦嘩啦啦……從頭到尾沒抬眼看人；年輕的打工女孩圍在他旁邊，姿態愛嬌，像隻邀寵的貓咪，她探頭看了看我的履歷，輕蔑地說：「唉呦，中文系的都這樣，非要寫個幾千幾萬字的……欸？好巧喔，我們同校欸！」

喔？我認為並不巧欸。

之後，在一些不合體質的公司之間流浪，因而時常過敏。第一次職稱是中醫助理，要端水、洗地、刷馬桶；

第二次當了編劇企畫，還是在端水、洗地、刷馬桶，薪資與情節異樣地巧合，叫人不得不懷疑是風水作祟。彼時我住在只容旋身的窄屋裡，窗戶破了，像抹不懷好意的刀疤，而床尾抵著冰箱，老師在電視上說過，這叫「墓碑煞」，聽起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；我膽顫心寒，決定提早搬家，才知道房屋早已易主，當時說好的「一切好說」瞬間沒什麼可說，倉皇逃離。臨關門前，總覺得那扇窗微微震動，像是在竊喜：「又弄走了一個。」

據說好房子會帶人展翅高飛，於是我砸下重本，來到這間有著寶藍色窗紗、英式沙發的美麗小屋（只是要與兇犴分租），並極盡虛偽地布置著，試圖打造完美的抒情自我，以及招桃花的良好布局（可惜漏財止不住）。玫瑰芬芳，夜曲醉人，再點盞摩洛哥風古銅吊燈，把自己的影子打在牆上，終於完成了一個人的雙宿雙飛；這屋裡的氣氛夢幻迷離，簡直可以算塔羅牌了，可惜矜持如女祭司牌的我，天天算來算去，還是逃不出六坪天地，而真相只有一個：他不愛我。

無所謂，反正穴居生活久了，最不要緊的就是愛。

好友老胡說，原以為我只會繡花寫詩，陪我看了幾次房子後，才驚覺文藝青年也會倒垃圾，是個腳踏實地的好女孩。可不是？獨自生活，若有專人處理垃圾，可比找個人愛妳來得更實際。早些年我懵懂無知，還以為衛生紙屬於無性生殖，拍拍手、喊一聲便會從天而降；猶記頭一次去添購日用品，我一手拎著衛生紙，另一手掛了個洗衣籃，一派接地氣的模樣，驕傲到令人想立刻直播炫耀：「媽，我阿榮啦！我會自己買東西了！」

永恆的遊子阿榮總是鬱悶，吃了許多運動散還不見好，而獨居以後，我似乎也產生了氣滯現象，開始在中醫院盤旋，總希望醫師能給我開一味「路路通」，好暢行人生；其實也沒什麼大問題，可能是需要找點事情來解悶，進行下班後的心靈復健。候診時，看著號碼凝滯不前，周圍的人焦躁不安，我反倒能氣定神閒，笑看江湖；才終於明白，所謂喜劇，就是看著別人的悲劇，發自己的噱。

有什麼好急躁呢？我那屋子又不大，一個人、一隻蜘蛛就塞滿了，然後把日子複製貼上就行，沒什麼需要打理的；只是時日長了，情緒與記憶不免蔓生菌根，陰狠難除，所以在此等候也好，果陀來與不來都無所謂，盼望本身是沉痾，也是良藥，只要我以毒攻毒，自傷自療，即可解決時間太多的毛病。

我原本不善於等待，卻等著一個人，如果執念也會長大的話，今年已經十四歲了，正值動搖不安的青春；這種消磨春光的方法其實毫無創意，到末了已忘記在等些什麼，只是站在線的後方，彷彿只要死命地盯著那條界線，日子就會動起來。

有次在櫃檯掛號，才發現身旁等候領藥的大叔，就是我小半生的情感解藥；與他並肩，共度恍然無語的一分鐘，十月二十三號上午十點五十九分的那一分鐘。我在想這如電影般的畫面，如果從背後開始拍攝會怎樣？鏡頭逐漸拉遠、淡出，最後，收在熙來攘往的街上，人與人交錯，什麼都錯了。

這運鏡雖然狗血，但套在任何一齣言情劇裡都不違和。像那個騎著重機闖進我生活的男孩，很快地絕塵而去，忘了他曾稚氣地煩惱著，要怎麼才能養活我（怎樣我是饕餮嗎）；而說出「讓我做工具人也可以」的小熊維尼男，如此卑微示好，照樣消失無蹤，果然是句臺詞而已，無須太過投入。至於讓人反覆刷劇、夜裡無眠的那種，老電影式的愛情，縱然雋永，然而畫質已漸趨毀損，終將沉默。

總而言之，不用談感情，反正租金絕不會因此而調降，而且一談就長壁癌，那些付出與得失都太濕潤，動不動就漫漶、滲透，沒有幾座牆受得了。

我命令腦迴路先別想這些，屋裡已經塞不下更多陷溺了，光是每天跟老胡一起繞行市區找房子，就叫人筋疲力竭。A房東在電話中不停吶喊：「妳在哪裡？妳在哪裡？妳到底在哪裡？」我在她的焦躁裡迷途，且愈迷愈深；胸懷大塊肌的B房東，布置了一間女孩兒都會尖叫的粉紅城堡，卻氣息紊亂地詢問我們貴庚、是否還單

身云云，我與老胡心有靈犀，拔腿就跑；而自信爆棚的C房東，領著我走入窄巷、陷落的螺旋梯與斑駁暗房，並用光明正大的聲音介紹：「妳應該看欸出來，我的厝都維持得真好。」啊，大概是幽默吧，請原諒我沒看出來。

反正想要的總是要不起，合心的老教人捷足先登，而不要的那些又苦苦糾纏；從最初幻想著要一塊美樂地，到如今只求容身之所，這一切像極了寓言，而我再沒有力氣解讀更多的弦外之音。

到了十字路口，車河撩亂，老胡一腳踩在地上等紅燈，世界至此暫停，不可通行，還帶有幾分傾斜，好在我的脊椎呈十五度側彎，方能負負得正；機車嘖嘖地顫動，人間搖晃，我湊到老胡左耳邊嘟囔：「假設看到第九十九間屋子還沒有著落，我就跟第一百間房屋簽約。」

「為什麼是第一百間？」老胡的聲音，從口罩裡悶悶地竄出來：「吉數嗎？」
不，因為再也受不了第一百零一次的失望。

我租賃這個世界，迄今已經第三十三個年頭，時間就像電表一樣焦慮，疾疾向前，人生進度卻總是失之交臂，只好不斷付出昂貴的價差。靈魂原本格局方正，適宜人居，卻像板豆腐那樣摔得澈底粉碎，再無法拾掇；我也因此展開顛沛，從此處到彼處，從這個人到那個人，從有際走向無涯，就這樣成為歲月的流放者。說不定從來沒有什麼駭人的煞氣，不過是寂寥穿心，現實作祟，如都會巢穴裡的一抹魅影，日夜隨行。

二十八秒過去，綠燈亮起，這座城又開始萬馬奔騰，向來輸人不輸陣的女漢子老胡，也跟著把油門狠狠一催，還往後丟了一句：「坐好！我們繼續去找妳的家。」

作者介紹

林念慈

坐三望四。現居大城、小鎮，城裡人多，鎮上風大，我努力不隨波逐流，只待九降風起。輔仁大學進修部中國文學系、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文學組畢，留一本論文，換一片山水。擇木無數，現與文字彼此安置，上班寫字，下班寫自。曾獲夢花文學獎新詩首獎、臺灣詩學創作獎散文詩首獎、新北市文學獎散文優等、臺中文學獎等。

評審意見

阿盛

描寫在都市裡「擇木而棲」的經驗與感受，為了一個尋常的小小願望，到處遷移。筆調輕鬆幽默，通篇剪裁乾淨，輕重拿捏恰到好處，雖然吃苦，但沒有無謂的嘖嘆吶喊或氣盛的怨怪激憤，文中的警語佳句也可看出作者頗有深度思考，是很可貴的智慧結晶，等閒道不出的，讀來令人覺得順暢平和，且能因此更理解新世代的處境。他們「在一些不合體質的公司之間流浪」，「穴居生活久了，最不要緊的就是愛」，想來都市中有許多這樣的年輕人，有些事，他們無可無不可，但總還有些什麼是他們要稍稍堅持的。生活小題才能寫成這樣靈動有味、小中見大，相當不容易，而書寫一個人其實也等於刻畫了一群人與一個時代。應該說，作者的寫作潛力肯定不小。